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第十回 老龍王拙計犯天條 魏丞相遺書託冥吏

且不題光蕊盡職，玄奘修行。卻說長安城外涇河岸邊，有兩個賢人：一個是漁翁，名喚張稍；一個是樵子，名喚李定。他兩個是不登科的進士，能識字的山人。一日，在長安城裡賣了肩上柴，貨了籃中鯉，同入酒館之中，吃了半酣，各攜一瓶，順涇河岸邊，徐步而回。張稍道：「李兄，我想那爭名的，因名喪體；奪利的，為利亡身；受爵的，抱虎而眠；承恩的，袖蛇而走。算起來，還不如我們水秀山青，逍遙自在，甘淡薄，隨緣而過。」李定道：「張兄說得有理。但只是你那水秀，不如我的山青。」張稍道：「你山青不如我的水秀。有一《蝶戀花》詞為證。詞曰：煙波萬里扁舟小，靜依孤篷，西施聲音遶。滌慮洗心名利少，閑攀蓼穗蒹葭草。」

數點沙鷗堪樂道，柳岸蘆灣，妻子同歡笑。一覺安眠風浪消，無榮無辱無煩惱。」

李定道：「你的水秀，不如我的山青。也有個《蝶戀花》詞為證。詞曰：

雲林一段松花滿，默聽鶯啼，巧舌如調管。紅瘦綠肥春正暖，倏然夏至光陰轉。

又值秋來容易換，黃花香，堪供玩。迅速嚴冬如指撚，逍遙四季無人管。」

漁翁道：「你山青不如我水秀，受用些好物。有一《鷓鴣天》為證：

仙鄉雲水足生涯，擺櫓橫舟便是家。活剖鮮鱗烹綠蟹，旋蒸紫蟹煮紅蝦。

青蘆筍，水荇芽，菱角雞頭更可誇。嬌藕老蓮芹葉嫩，慈菇茭白烏莢花。」

樵夫道：「你水秀不如我山青，受用些好物。亦有一《鷓鴣天》為證：

崔嵬峻嶺接天涯，草舍茅庵是我家。醃臘雞鵝強蟹蟹，獐兔鹿勝魚蝦。

香椿葉，黃棟芽，竹筍山茶更可誇。紫李紅桃梅杏熟，甜梨酸棗木樨花。」

漁翁道：「你山青真個不如我的水秀。又有《天仙子》一首：

一葉小舟隨所寓，萬疊煙波無恐懼。垂釣撒網捉鮮鱗，沒醬膩，偏有味，老妻稚子團圓會。

魚多又貨長安市，換得香醪吃個醉。簑衣當被臥秋江，鼾鼾睡，無憂慮，不戀人間榮與貴。」

樵子道：「你水秀還不如我的山青。也有《天仙子》一首：

茆舍數椽山下蓋，松竹梅蘭真可愛。穿林越嶺買乾柴，沒人怪，從我賣，或少或多憑世界。

將錢沽酒隨心快，瓦鉢磁甌殊自在。醞醞醉了臥松陰，無掛礙，無利害，不管人間興與敗。」

漁翁道：「李兄，你山中不如我水上生意快活。有一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紅蓼花繁映月，黃蘆葉亂搖風。碧天清遠楚江空，牽攬一潭星動。

人網大魚作隊，吞鉤小鱖成叢。得來烹煮味偏濃，笑傲江湖打鬪。」

樵夫道：「張兄，你水上還不如我山中的生意快活。亦有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敗葉枯藤滿路，破梢老竹盈山。女蘿乾葛亂牽攀，折取收繩殺擔。

蟲蛀空心榆柳，風吹斷頭松栢。採來堆積備冬寒，換酒換錢從俺。」

漁翁道：「你山中雖可比過，還不如我水秀的幽雅。有一《臨江仙》為證：

潮落旋移孤艇去，夜深罷棹歌來。簑衣殘月甚幽哉，宿鷗驚不起，天際彩雲開。

因臥蘆洲無個事，三竿日上還捱。隨心儘意自安排，朝臣寒待漏，怎似我寬懷。」

樵夫道：「你水秀的幽雅，還不如我山青更幽雅。亦有《臨江仙》可證：

蒼徑秋高拽斧去，晚涼攬擔回來。野花插鬢更奇哉，撥雲尋路出，待月叫門開。

稚子山妻欣笑接，草床木枕敲捱。蒸梨炊黍旋鋪排，甕中新釀熟，真個壯幽懷。」

漁翁道：「這都是我兩個生意，贍身的勾當，你卻沒有我閑時節的好處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閑看蒼天白鶴飛，停舟溪畔掩蒼扉。

倚篷教子搓鉤線，罷棹同妻晒網圍。

性定果然如浪靜，身安自是覺風微。

綠簑青笠隨時著，勝掛朝中紫綬衣。」

樵夫道：「你那閑時又不如我的閑時好也。亦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閑觀縹緲白雲飛，獨坐茅庵掩竹扉。

無事訓兒開卷讀，有時對客把棋圍。

喜來策杖歌芳徑，興到攜琴上翠微。

草履麻條粗布被，心寬強似著羅衣。」

張稍道：「李定，我兩個真是微吟可相狎，不須檀板共金樽。但散道詞章，不為稀罕。且各聯幾句，看我們漁樵攀話何如？」

李定道：「張兄言之最妙。請兄先吟。」

「舟停綠水煙波內，家住深山曠野中。

偏愛溪橋春水漲，最憐岩岫曉雲蒙。

龍門鮮鯉時烹煮，蟲蛀乾柴日燎烘。

釣網多般堪贍老，擔繩二事可容終。

小舟仰臥觀飛雁，草徑斜欹聽唳鴻。

口舌場中無我分，是非海內少吾蹤。

溪邊掛晒繒如錦，石上重磨斧似鋒。

秋月暉暉常獨釣，春山寂寂沒人逢。

魚多換酒同妻飲，柴剩沽壺共子叢。

自唱自斟隨放蕩，長歌長嘆任顛風。

呼兄喚弟邀船夥，挈友攜朋聚野翁。

行令猜拳頻遞盞，拆牌道字漫傳鐘。

烹蝦煮蟹朝朝樂，炒鴨燻雞日日豐。

愚婦煎茶情散淡，山妻造飯意從容。

曉來舉杖淘輕浪，日出擔柴過大冲。

雨後披簑擒活鯉，風前弄斧伐枯松。

潛蹤避世妝痴蠢，隱姓埋名作啞聾。」

張稍道：「李兄，我才僭先起句，今到我兄，也先起一聯，小弟亦當續之。」

「風月伴狂山野漢，江湖寄傲老餘丁。
清閑有分隨瀟灑，口舌無聞喜太平。
月夜身眠茅屋穩，天昏體蓋簑囊輕。
忘情結識松梅友，樂意相交鷗鷺盟。
名利心頭無算計，干戈耳畔不聞聲。
隨時一酌香醪酒，度日三餐野菜羹。
兩束柴薪為活計，一竿釣線是營生。
閑呼稚子磨鋼斧，靜喚憨兒補舊罾。
春到愛觀楊柳綠，時融喜看荻蘆青。
夏天避暑修新竹，六月乘涼摘嫩菱。
霜降雞肥常日宰，重陽蟹壯及時烹。
冬來日上還沉睡，數九天高自不寒。
八節山中隨放性，四時湖裡任陶情。
採薪自有仙家興，垂釣全無世俗形。
門外野花香豔豔，船頭綠水浪平平。
身安不說三公位，性定強如□里城。
□里城高防閻令，三公位顯聽宣聲。
樂山樂水真是罕，謝天謝地謝神明。」

他二人既各道詞章，又相聯詩句。行到那分路去處，躬身作別。張稍道：「李兄啊，途中保重，上山仔細看虎。假若有些凶險，正是『明日街頭少故人』。」李定聞言，大怒道：「你這廝德懶！好朋友也替得生死，你怎麼咒我？我若遇虎遭害，你必遇浪翻江。」張稍道：「我永世也不得翻江。」李定道：「『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暫時禍福。』你怎麼就保得無事？」張稍道：「李兄，你雖這等說，你還沒捉摸；不若我的生意有捉摸，定不遭此等事。」李定道：「你那水面上營生，極凶極險，隱隱暗暗，有甚麼捉摸？」張稍道：「你是不曉得。這長安城裡，西門街上，有一個賣卦的先生。我每日送他一尾金色鯉，他就與我袖傳一課，依方位，百下百著。今日我又去買卦，他教我在涇河灣頭東邊下網，西岸拋鉤，定獲滿載魚蝦而歸。明日上城來，賣錢沽酒，再與老兄相敘。」二人從此敘別。

這正是：「路上說話，草裡有人。」原來這涇河水府有一個巡水的夜叉，聽見了百下百著之言，急轉水晶宮，慌忙報與龍王道：「禍事了！禍事了！」龍王問：「有甚禍事？」夜叉道：「臣巡水去到河邊，只聽得兩個漁、樵攀話，相別時，言語甚是利害。那漁翁說：長安城裡，西門街上，有個賣卦先生，算得最準。他每日送他鯉魚一尾，他就袖傳一課，教他百下百著。若依此等算準，卻不將水族盡情打了？何以壯觀水府，何以躍浪翻波，輔助大王威力？」龍王甚怒，急提了劍，就要上長安城，誅滅這賣卦的。旁邊閃過龍子、龍孫、蝦臣、蟹士、鱗軍師、鱖少卿、鯉太宰，一齊啟奏道：「大王且息怒。常言道：『過耳之言，不可聽信。』大王此去，必有雲從，必有雨助，恐驚了長安黎庶，上天見責。大王隱顯莫測，變化無方，但只變一秀士，到長安城內訪問一番。果有此輩，容加誅滅不遲；若無此輩，可不是妄害他人也？」

龍王依奏，遂棄寶劍，也不興雲雨，出岸上，搖身一變，變作一個白衣秀士，真個：

丰姿英偉，聳壑昂霄。步履端詳，循規蹈矩。語言遵孔孟，禮貌體周文。身穿玉色羅襪服，頭戴逍遙一字巾。

上路來，拽開雲步，逕到長安城西門大街上。只見一簇人，擠擠雜雜，鬧鬧哄哄。內有高談闊論的道：「屬龍的本命，屬虎的相沖。寅辰巳亥，雖稱合局，但怕的是日犯歲君。」龍王聞言，情知是賣卜之處。走上前，分開眾人，望裡觀看。只見：

四壁珠璣，滿堂綺繡。寶鴨香無斷，磁瓶水恁清。兩邊羅列王維畫，座上高懸鬼谷形。端溪硯，金煙墨，相襯著霜毫大筆；火珠林，郭璞數，謹對了喜政新經。六爻熟諳，八卦精通。能知天地理，善曉鬼神情。一槩子午安排定，滿腹星辰佈列清。真個那未來事，過去事，觀如月鏡；幾家興，幾家敗，鑑若神明。知凶定吉，斷死言生。開談風雨迅，下筆鬼神驚。招牌有字書名姓，神課先生袁守誠。

此人是誰？原來是當朝欽天監臺正先生袁天罡的叔父，袁守誠是也。那先生果然相貌稀奇，儀容秀麗；名揚大國，術冠長安。龍王入門來，與先生相見。禮畢，請龍上坐，童子獻茶。先生問曰：「公來問何事？」龍王道：「請卜天上陰晴事如何。」先生即袖傳一課，斷曰：「雲迷山頂，霧罩林梢。若占雨澤，準在明朝。」龍王道：「明日甚時下雨？雨有多少尺寸？」先生道：「明日辰時布雲，巳時發雷，午時下雨，未時雨足，共得水三尺三寸零四□八點。」龍王笑曰：「此言不可作戲。如是明日有雨，依你斷的時辰、數目，我送課金五□兩奉謝；若無雨，或不按時辰、數目，我與你實說：定要打壞你的門面，扯碎你的招牌，即時趕出長安，不許在此惑眾。」先生忻然而答：「這個一定任你。請了，請了。明朝雨後來會。」

龍王辭別，出長安，回水府。大小水神接著，問曰：「大王訪那賣卦的如何？」龍王道：「有，有，有。但是一個掉嘴口討春先生的先生。我問他幾時下雨，他就說明日下雨。問他甚麼時辰，甚麼雨數，他就說辰時布雲，巳時發雷，午時下雨，未時雨足，得水三尺三寸零四□八點。我與他打了個賭賽：若果如他言，送他謝金五□兩；如略差些，就打破他門面，趕他起身，不許在長安惑眾。」眾水族笑曰：「大王是八河都總管，司兩大龍神，有雨無雨，惟大王知之。他怎敢這等胡言？那賣卦的定是輸了，定是輸了。」

此時龍子、龍孫與那魚卿、蟹士正歡笑談此事未畢，只聽得半空中叫：「涇河龍王接旨。」眾擡頭上看，是一個金衣力士，手擎玉帝敕旨，逕投水府而來。慌得龍王整衣端肅，焚香接了旨。金衣力士回空而去。龍王謝恩，拆封看時，上寫著：

救命八河總，驅雷掣電行；

明朝施雨澤，普濟長安城。

旨意上時辰、數目，與那先生判斷者毫髮不差。諛得那龍王魂飛魄散。少頃甦醒，對眾水族曰：「塵世上有此靈人，真個是能通天地理，卻不輸與他啊！」鱗軍師奏云：「大王放心。要贏他有何難處？臣有小計，管教滅那廝的口嘴。」龍王問計，軍師道：「行雨差了時辰，少些點數，就是那廝斷卦不準，怕不贏他？那時碎碎招牌，趕他跑路，果何難也？」龍王依他所奏，果不擔憂。

至次日，點札風伯、雷公、雲童、電母，直至長安城九霄空上。他挨到那巳時方布雲，午時發雷，未時落雨，申時雨止，卻只得三尺零四□點。改了他一個時辰，剋了他三寸八點。雨後發放眾將班師。他又按落雲頭，還變作白衣秀士，到那西門裡大街上，撞入袁守誠卦鋪，不容分說，就把他招牌、筆、硯等一齊摔碎。那先生坐在椅上，公然不動。這龍王又抬起門板便打，罵道：「這妄言禍福的妖人，擅惑眾心的潑漢！你卦又不靈，言又狂謬。說今日下雨的時辰、點數俱不相對。你還危然高坐，趁早去，饒你死罪！」守誠猶公然不懼分毫，仰面朝天冷笑道：「我不怕，我不怕。我無死罪，只怕你倒有個死罪哩。別人好瞞，只是難瞞我也。我認得你，你不是秀士，乃是涇河龍王。你違了玉帝敕旨，改了時辰，剋了點數，犯了天條。你在那副龍臺上，恐難免一刀，你還在此罵我？」龍王見說，心驚膽戰，毛骨悚然。急丟了門板，整衣伏禮，向先生跪下道：「先生休怪。前言戲之耳，豈知弄假成真，果然違犯天條，奈何？望先生救我一救；不然，我死也不放你。」守誠曰：「我救你不得，只是指條生路與你投生便了。」龍王道：「願求指教。」先生曰：「你明日午時三刻，該赴人曹官魏徵處聽斬。你果要性命，須當急急去告當今唐太宗皇帝方好。那魏徵是唐王駕下的丞相，若是討他個人情，方保無事。」

龍王聞言，拜辭含淚而去。不覺紅日西沉，太陰星上。但見：

煙凝山紫歸鴉倦，遠路行人投旅店。渡頭新雁宿汀沙，銀河現，催更籌，孤村燈火光無焰。風裊爐煙清道院，蝴蝶夢中人不見。月移花影上欄杆，星光亂，漏聲換，不覺深沉夜已半。

這涇河龍王也不回水府，只在空中。等到子時前後，收了雲頭，斂了霧角，逕來皇宮門首。此時唐王正夢出宮門之外，步月花陰。忽然龍王變作人相，上前跪拜，口叫：「陛下，救我，救我。」太宗云：「你是何人？朕當救你。」龍王云：「陛下是真龍，臣是業龍。臣因犯了天條，該陛下賢臣人曹官魏徵處斬，故來拜求，望陛下救我一救。」太宗曰：「既是魏徵處斬，朕可以救你，你放心前去。」龍王歡喜，叩謝而去。

卻說那太宗夢醒後，念念在心。早已至五鼓三點，太宗設朝，聚集兩班文武官員。但見那：

煙籠鳳闕，香藹龍樓。光搖丹宸動，雲拂翠華流。君臣相契同堯舜，禮樂威嚴近漢周。侍臣燈，宮女扇，雙雙映彩；孔雀屏，麒麟殿，處處光浮。山呼萬歲，華祝千秋。靜鞭三下響，衣冠拜冕旒。宮花燦爛天香襲，堤柳輕柔御樂謳。珍珠簾，翡翠簾，金鉤高控；龍鳳扇，山河扇，寶輦停留。文官英秀，武將抖擻。御道分高下，丹墀列品流。金章紫綬乘三象，地久天長萬萬秋。

眾官朝賀已畢，各各分班。唐王閃鳳目龍睛，一一從頭觀看，只見那文官內是房玄齡、杜如晦、徐世勳、許敬宗、王珪等，武官內是馬三寶、段志玄、殷開山、程咬金、劉洪紀、胡敬德、秦叔寶等，一個個威儀端肅，卻不見魏徵丞相。唐王召徐世勳上殿道：「朕夜間得一怪夢：夢見一人，迎面拜謁，口稱是涇河龍王，犯了天條，該人曹官魏徵處斬，拜告寡人救他，朕已許諾。今日班前獨不見魏徵，何也？」世勳對曰：「此夢告準。須喚魏徵來朝，陛下不要放他出門，過此一日，可救夢中之龍。」唐王大喜，即傳旨，著當駕官宣魏徵入朝。

卻說魏徵丞相在府，夜觀乾象，正熬寶香，只聞得九霄鶴唳，卻是天差仙使，捧玉帝金旨一道，著他午時三刻，夢斬涇河老龍。這丞相謝了天恩，齋戒沐浴，在府中拭慧劍，運元神，故此不曾入朝。一見當駕官齎寶來宣，惶懼無任；又不敢違遲君命，只得急急整衣束帶，同旨入朝，在御前叩頭請罪。唐王道：「赦卿無罪。」那時諸臣尚未退朝，至此，卻命捲簾散朝。獨留魏徵，宣上金鑾，召入便殿，先議論安邦之策，定國之謀。將近巳末午初時候，卻命宮人：「取過大棋來，朕與賢卿對弈一局。」眾嬪妃隨取棋枰，鋪設御案。魏徵謝了恩，即與唐王對弈，一遞一著，擺開陣勢。正合《爛柯經》云：

博奕之道，貴乎嚴謹。高者在腹，下者在邊，中者在角，此棋家之常法。法曰：「寧輸一子，不失一先。」擊左則視右，攻後則瞻前。有先而後，有後而先。兩生勿斷，皆活勿連。闊不可太疏，密不可太促。與其戀子以求生，不若棄之而取勝；與其無事而獨行，不若固之而自補。彼眾我寡，先謀其生；我眾彼寡，務張其勢。善勝者不爭，善陣者不戰；善戰者不敗，善敗者不亂。夫棋始以正合，終以奇勝。凡敵無事而自補者，有侵絕之意；棄小而不救者，有圖大之心；隨手而下者，無謀之人；不思而應者，取敗之道。《詩》云：「惴惴小心，如臨于谷。」此之謂也。

詩曰：

棋盤為地子為天，色按陰陽造化全。

下到玄微通變處，笑誇當日爛柯仙。

君臣兩個對弈，此棋正下到午時三刻，一盤殘局未終，魏徵忽然俯伏在案邊，鼾鼾睡。太宗笑曰：「賢卿真是匡扶社稷之心勞，創立江山之力倦，所以不覺睡。」太宗任他睡著，更不呼喚。不多時，魏徵醒來，俯伏在地道：「臣該萬死，臣該萬死！卻才倦困，不知所為，望陛下赦臣慢君之罪。」太宗道：「卿有何慢罪？且起來，拂退殘棋，與卿從新更著。」

魏徵謝了恩，卻才撚子在手，忽聽得朝門外大呼小叫。原來是秦叔寶、徐茂公等，將著一個血淋的龍頭，擲在帝前，啟奏道：「陛下，海淺河枯曾有見，這般異事卻無聞。」太宗與魏徵起身道：「此物何來？」叔寶、茂公道：「千步廊南，□字街上，雲端裡落下這顆龍頭，微臣不敢不奏。」唐王驚問魏徵：「此是何說？」魏徵轉身叩頭道：「是臣才一夢斬的。」唐王聞言，大驚道：「賢卿睡時，又不曾見動身動手，又無刀劍，如何卻斬此龍？」魏徵奏道：「主公，臣的

身在君前，夢離陛下。身在君前對殘局，合眼朦朧；夢離陛下乘瑞雲，出神抖擻。那條龍在副龍臺上，被天兵將綁縛其中。是臣道：『你犯天條，合當死罪。我奉天命，斬汝殘生。』龍聞哀苦，臣抖精神。龍聞哀苦，伏爪收鱗甘受死；臣抖精神，撩衣進步舉霜鋒。挖杈一聲刀過處，龍頭因此落虛空。」

太宗聞言，心中悲喜不一。喜者，誇獎魏徵好臣，朝中有此豪傑，愁甚江山不穩？悲者，謂夢中曾許救龍，不期竟致遭誅。只得強打精神，傳旨著叔寶將龍頭懸掛市曹，曉諭長安黎庶。一壁廂賞了魏徵，眾官散訖。

當晚回宮，心中只是憂悶。想那夢中之龍，哭啼啼哀告求生，豈知無常，難免此患。思念多時，漸覺神魂倦怠，身體不安。當夜二更時分，只聽得宮門外有號泣之聲，太宗愈加驚恐。正朦朧睡間，又見那涇河龍王手提著一顆血淋淋的首級，高叫：「唐太宗，還我命來！還我命來！你昨夜滿口許諾救我，怎麼天明時反宣人曹官來斬我？你出來，你出來，我與你到閻君處折辨折辨。」他扯住太宗，再三嚷鬧不放。太宗箝口難言，只掙得汗流遍體。

正在那難分難解之時，只見正南上香雲繚繞，彩霧飄飄，有一個女真人上前，將楊柳枝用手一擺，那沒頭的龍悲悲啼啼，逕往西北而去。原來這是觀音菩薩領佛旨，上東土尋取經人，住此長安城都土地廟裡，夜聞鬼泣神號，特來喝退業龍，救脫皇帝。那龍逕到陰司地獄具告不題。

卻說太宗甦醒回來，只叫：「有鬼！有鬼！」慌得那三宮皇后、六院嬪妃，與近侍太監，戰兢兢，一夜無眠。

不覺五更三點，那滿朝文武多官，都在朝門外候朝。等到天明，猶不見臨朝，謊得一個個驚懼躊躇。及日上三竿，方有旨意出來道：「朕心不快，眾官免朝。」不覺條五七日，眾官憂惶，都正要撞門見駕問安，只見太后有旨，召醫官入宮用藥。眾人在朝門外等候討信。少時，醫官出來，眾問何疾。醫官道：「皇上脈氣不正，虛而又數，狂言見鬼。又診得□動一代，五臟無氣，恐不諱只在七日之內矣。」眾官聞言，大驚失色。

正惶惶間，又聽得太后有旨宣徐茂公、護國公、尉遲恭見駕。三公奉旨，急入到分宮樓下。拜畢，太宗正色強言道：「賢卿，寡人□九歲領兵，南征北伐，東擋西除，苦歷數載，更不曾見半點邪祟，今日卻反見鬼。」尉遲恭道：「創立江山，殺人無數，何怕鬼乎？」太宗道：「卿是不信。朕這寢宮門外，入夜就拋磚弄瓦，鬼魅呼號，著然難處。白日猶可，昏夜難禁。」叔寶道：「陛下寬心，今晚臣與敬德把守宮門，看有甚麼鬼祟。」太宗准奏。茂公謝恩而出。

當日天晚，各取披掛，他兩個介冑整齊，執金瓜、鉞斧，在宮門外把守。好將軍！你看他怎生打扮：

頭戴金盔光燦燦，身披鎧甲龍鱗。護心寶鏡幌祥雲，獅蠻收緊扣，繡帶彩霞新。這一個鳳眼朝天星斗怕，那一個環睛映電月光浮。他本是英雄豪傑舊勳臣，只落得千年稱戶尉，萬古作門神。

二將軍侍立門傍，一夜天曉，更不曾見一點邪祟。是夜，太宗在宮，安寢無事。曉來宣二將軍，重重賞勞道：「朕自得疾，數日不能得睡，今夜仗二將軍威勢甚安。卿且請出安息安息，待晚間再一護衛。」二將謝恩而出。

遂此二三夜把守俱安。只是御膳減損，病轉覺重。太宗又不忍二將辛苦，又宣叔寶、敬德與杜、房諸公入宮，吩咐道：「這兩日朕雖得安，卻只難為秦、胡二將軍徹夜辛苦。朕欲召巧手丹青，傳二將軍真容，貼於門上，免得勞他。如何？」眾臣即依旨，選兩個會寫真的，著胡、秦二公依前披掛，照樣畫了，貼在門上。夜間也即無事。

如此二三日，又聽得後宰門兵乒兵乒，磚瓦亂響。曉來即宣眾臣曰：「連日前門幸喜無事，今夜後門又響，卻又不又驚殺寡人也。」茂公進前奏道：「前門不安，是敬德、叔寶護衛；後門不安，該著魏徵護衛。」太宗准奏，又宣魏徵今夜把守後門。徵領旨，當夜結束整齊，提著那誅龍的寶劍，侍立在後宰門前，真個的好英雄也。他怎生打扮：

熟絹青巾抹額，錦袍玉帶垂腰。兜風擎袖采霜飄，壓賽壘茶神貌。腳踏烏靴坐折，手持利刃兇驍。圓睜兩眼四邊瞧，那個邪神敢到？

一夜通明，也無鬼魅。雖是前後門無事，只是身體漸重。

一日，太后又傳旨，召眾臣商議殯殮後事。太宗又宣徐茂公，吩咐國家大事，叮囑做劉蜀主託孤之意。言畢，沐浴更衣，待時而已。傍閃魏徵，手扯龍衣，奏道：「陛下寬心，臣有一事，管保陛下長生。」太宗道：「病勢已入膏肓，命將危矣，如何保得？」徵云：「臣有書一封，進與陛下，捎去到陰司，付酆都判官崔珏。」太宗道：「崔珏是誰？」徵云：「崔珏乃是太上先皇帝駕前之臣，先受茲洲令，後陞禮部侍郎。在日與臣八拜為交，相知甚厚。他如今已死，現在陰司做掌生死文簿的酆都判官，夢中常與臣相會。此去若將此書付與他，他念微臣薄分，必然放陛下回來。管教魂魄還陽世，定取龍顏轉帝都。」太宗聞言，接在手中，籠入袖裡，遂瞑目而亡。那三宮六院、皇后嬪妃、侍長儲君及兩班文武，俱舉哀戴孝。又在白虎殿上，停著梓宮不題。

畢竟不知太宗如何還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